

夏日光阴

夏日光阴,就在仿佛有些雷同的日子里流过,可我却从未有过厌烦。

夏又至。

想儿时,夏日光阴里,记忆最深的当属吃点心之事。自夏至始,每到下午,便有了吃点心的习惯,理由是“日子长啦”。是啊,白昼一点一点增长,若是没有点心,从中午饭到晚饭的时光未免太过漫长。于是,便有了长长的一段吃点心的日子。

其实,所谓的点心,无需精心准备,多半只是中午吃剩的米饭,就着霉干菜,简单得很。那时,没有电饭锅,人们也没那么多讲究,不曾听说有炒饭的。不过,我倒觉得,在炎热的夏日里,凉凉的米饭,拌上香香的霉干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当然,夏日的点心并非单单是霉干菜拌饭,有些人家,条件并没有好到能在点心时段也吃米饭的地步。因此,夏日的点心便多了些品种,比如煮土豆,烤南瓜(南瓜),这样既变换了点心的花样,又充分利用了那时节收获的大量土豆、南瓜,可谓一举多得。煮土豆,也很简单,洗净土豆,放至锅里,倒入适量的水,一直烧到水干了,土豆也就熟了。不过还是有那

么点讲究的,经验丰富的人总能把土豆煮得恰到好处,让它们贴近铁锅的那一面有那么点儿焦黄,这样的土豆剥了皮后也是干干的,吃起来很香。

有些遗憾的是,我家的土豆总不如别人家的好。别人家的土豆又小又黄,看着可爱,吃起来也香。就像母亲是村里第一个养兔子的人一样,常在外面跑业务的父亲又带头种了大种的土豆,唉,其实已不算是土豆,是名副其实的洋芋了吧。虽然这洋芋因个儿大产量高很受人欢迎,用它煮面条或者炖肉,吃起来倒也粉糯,但煮起来当点心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尽管父亲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又种上了小土豆,可长出来的土豆个儿却不够小,煮起来色泽也是半白不黄的,我总疑心那不留地是被这大洋芋给毁了的。这遗憾,和吃不到堂伯家的米饭、面条的心情并无二致。

每到饭点,我们家大多是围坐在小桌子边吃,但我更乐于端着碗,站到院子里,因为堂伯家的老五老六也都站在那里吃。看着他们将乌黑的霉干菜拌到软软的米饭里,一口一口往下吞,我总觉得他们的喉

咙底下藏着个怪物,在那里接着这些饭菜。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吞咽着口水,忘却了自己手里端着碗以及碗里除霉干菜以外的菜。

尤为诱人的是他家的面条,又黄又亮。有时也忍不住问:“妈妈,伯伯家的面条怎么又黄又亮呢?”“他们家人多,面粉不够吃,没办法,才掺和了番薯粉和玉米粉的。”唉,母亲不懂我的心思!孩子们眼里可都有别人家的东西呢!好在,关于别人家的土豆,我是绝对能饱了口福的,因为煮好了土豆,街坊邻居间一定会拿出来共享,有时,几家同时煮了土豆,也一定会各自装出一碗,放到一块儿吃。霉干菜拌饭凉了也挺好吃,可这煮出来的土豆却是热热地吃着更香。

教书出身的父母虽然干不了太多的农活,但种出来的南瓜却是个顶个地大,而且,母亲常常会将熟透了的南瓜在采摘后置于阴凉的地上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烤出来的南瓜便会非常甜。不过,所谓的烤,并非直接将南瓜置于火上,其实跟煮土豆差不多,只是将南瓜切成一块一块,沿锅边排成一圈,开始时放入少量的水,等干了

再添,反复几次。我家的南瓜烤出来,总会得到其他人的称赞:“哎呦,你家的南瓜怎么这么甜!”这让我很是自豪。当然,有时南瓜本身并没那么甜,但心灵手巧的母亲有的是办法,她会不吝用很多白糖调上一碗糖水,在南瓜烤熟之际,将糖水均匀地洒在上面,这使偏爱甜食的我很是满足。

除却这些,还有一种点心,不常吃,那便是馄饨。那时,离家两里路的地方有个小吃部,母亲偶尔会跟她的女伴们一起,带我们去那里吃馄饨。小吃部真的很小,也很简陋,做馄饨的师傅倒是白白胖胖的。孩子们当中有个说法,说他是用屁股擀面的,说的时候似乎颇有嫌恶之心,可每次去,也从未见这样的小伙伴吃不下馄饨的。倒是我,习惯于先把汤给喝了,又总是吃不快,往往在我喝了汤开始吃馄饨的时候,他们中已有人将碗里的馄饨一扫而光然后死死地盯着我的碗了。母亲自然会将我碗里的馄饨舀几只给他们,我也没什么意见,反倒醉心于“总是你家孩子懂事”的称赞。现在想来,所谓的馄饨师傅用屁股擀面,应该只是

坐在竹竿上擀面吧,记忆中似乎并未亲见。

夏日的晚饭多半是喝粥。和大多数人家一样,母亲总是会早早地将粥煮上。别人家也许是为了晚饭时可以喝上稍凉的粥,但我们家却只为了让粥足够粘稠,因为父亲习惯于喝烫烫的粥。当米粒渐渐变大并在锅里上下翻滚的时候,母亲便会盖上锅盖,退出木柴,只留些炭火,让粥焖着,尔后带上我一块儿到溪里洗衣服。待衣服洗好,天色已渐晚。

回家,晾衣服,炒菜,开饭。都说霉干菜下饭,其实它和粥也是绝配。那年月,霉干菜好像是每家每户的主菜。说实话,我家的霉干菜虽然不够黑,但经母亲的巧手一炒,味道却很好。当然,炒茄子,也是不错的。我喜欢母亲将茄子炒得软软的,喝一口粥,扯一小块茄子,颇为享受。有时母亲还会提前泡上一小碗黄豆,晚饭时将浸泡了的黄豆放到油里一煎,再撒点盐,真正酥脆可口,亦不失为下粥好菜。

夏日光阴,就在仿佛有些雷同的日子里流过,可我却从未有过厌烦。

捡月亮

(外二首)

■ 赖杨刚

风
吹过黄昏,顺便
吹过了蝉声
凉爽就在每个人的身体上
长出一片树林
父亲母亲若是安好
就算六十岁了
跟在萤火虫后面
我们,还是个小孩子
一会儿树林里
一会儿树林外面
到处
捡月亮

淋香记

你不会赞美,你呀
也不会叹息
只是,会用方言,一遍一遍
喊一个人的
小小的名字,把河水都喊到了山上
把天空都喊到每棵树上
轻轻开花
如果,有人路过你家乡
顺便淋了一身,轻
轻轻的香

同云认识

离开家,要多远呢,三五公里
还是山山水水,隔着
县城,省城
隔着
一些陌生人的温柔和漂亮
我们若是相爱,人间
就从来没有远方
你的心事越来越苦瓜,朵朵儿的花
我的表情,年年月月,都梨树了吧
说服阳光,给蔚蓝放一个
黄昏假
你随手指着一朵云
我说:它有蜻蜓的名字,我认得
那是我家乡

凡是花朵的影子,都明亮
忧伤的时候,我喊它:村庄

阳台上的洗澡花

人到中年再也不喜欢扎堆热闹的场所了,一如阳台上的洗澡花,虽形单影只,但其怒放的生命依然动人。

今年的梅雨季特别漫长,雨水泛滥,把阳台上的花草草都淹得烂根了。但有一种花却异军突起,占据了阳台大大小小的花盆。其顽强的生命力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它就是我们俗称的洗澡花。

洗澡花学名紫茉莉,很好听的名字,花色多为桃红色、大红、白色、黄色。从小到大,我见到最多的是桃红色的洗澡花,花丝细长,常伸出花外。洗澡花开通常在傍晚。记得小时候,见到洗澡花开就知道要去洗澡了,母亲看到洗澡花开了就晓得要回家做晚饭了,因为洗澡花还有个俗称叫煮饭花。洗澡花虽是低到尘埃里的花,但其花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药用价值,不可小觑哦。刚开放的花朵有股浓郁的香气,听说,夏天还有驱蚊的效果呢。

阳台上的洗澡花虽扎根在小小的花盆里,但它的枝桠茂盛,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有的直接伸到阳台外面,肆意地张扬着。我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包容着洗澡花对其它花的侵略,不舍得拔掉一颗幼苗。我希望它们都能长高,都能开花,就像小时候家门成簇的洗澡花。每每看到它们总会让我想到童年的光景,那些挤挤挨挨热闹的花儿,多像儿时吵吵闹闹的姐妹呀。而今,阳台上的洗澡花虽然还在开,但花儿稀稀拉拉,再也沒了儿时看到的那份热闹劲了,一如家中四散的姐妹,忙着各自的日子,再也不会聚在一起打闹嬉戏了。

岁月总是让我们生出一些杂念,或温暖或苦涩。不管回忆是什么味,但流入口中的泪都是一样的滋味。人到中年再也不喜欢扎堆热闹的场所了,一如阳台上的洗澡花,虽形单影只,但其怒放的生命依然动人。我依然可以在淡淡的花香里,做一些关于童年的梦。

纳凉

记者 宋亚娟 摄



浦江登高村

还没离开浦江县时,已在想登高村。唐贾岛诗《寻隐者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登高村便有这样的禅机,明明在晨光交织里真实相逢,想来似成幻象。

浦江县地处浙江省中部,日头比四川来得急天亮得也早,我亦随晨光早醒约一个时辰。给轩轩道早安。在浦江好似在她家做客,醒来这样问候过,一天才有了起始。

轩问:“要不要去仙华山看云海?”

“现在吗?”

“去一圈下来上班刚够。”她打字也是声音的听见,江南人话语糯糯软软,糯米糕一样亲亲热热,又裹着层青青莲叶。一山有一山的性格。到的那晚把仅有的五天谋划得完美而充实,真正地做起来,却是见缝插针地细密,似茂林中的云雾。

仙华山看云海,自然是想的。这几日得一点空隙轩轩都会陪着,想她也辛苦。仍起床拉开窗帘看天,夜里降温,只见浮云与远山在天际相接处游动,绿植桑丘房屋近树浓淡相宜。浦江县城高楼不多,植被丰茂,楼宇亦平缓,住的宾馆旁边就有塔山公园,公园里龙德寺古塔已千年,宝相庄严。从办公室到食堂来回路过公园,古塔在花木繁盛最高处,还要穿过一段售卖笔墨和装裱字画的古街。

我到浦江第二天才晓得仙华山,文化馆举办的摄影展有多幅作品,当地文化部门领导一路介绍,特别讲仙华山在浦江如大瓦山在金口河。镜头光影里的仙华山云浮其中,仙风幻影。站在文化馆白鸽图外饰墙的二楼远眺仙华山,四峰山脉依次孤仰

而上,险俊灵秀。时不知山中有村落人家。

出城路上时有细雨,沿途庄稼房屋干净整洁,好似没有闲荒的土地。车行半山,仙华山突然走来面前,似早已在此等候,主峰瘦削而干练,左右无依栏,山脉沉缓而下与城市交融出山青瓦淡的水墨画卷。见惯了大山,亦还喜欢仙华山景致,路的左上方有台阶,上有楼榭台阁,挂“仙华胜景”牌匾,更有有房舍,白墙瓦檐,沿石阶上行,内有十二生肖雕刻、八卦图,里面花木纷繁,院墙红门紧锁,爬山虎遮荫半墙。

再去看看仙华山另一面?

转行另一面,岩体呈绝壁赤红,与刚见的繁绿相去甚远,再行一面山崖峭峭,峰石锐利。真真只能叹为大自然造化!大瓦山亦这般兀自垂立天地间,但周际方正,植被岩体相似,唯山中岁月山下风光时变日变。

轩轩到过过大瓦山,我扶贫的村子就在大瓦山下。去的次数多了,大家记得了她,她回浦江后,村里人还时时问起。我们还到过过大瓦山另一面,下车再步行一段山路。在与世隔绝的山坳里摘老鹿茶,熬油茶。种茶奶奶把轩轩认作了孙女。我从浦江带回轩轩给奶奶的礼物,奶奶抹着眼问:“这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她一面?”奶奶八十五岁,能采茶做茶。轩轩在村里扶贫,时而拥抱那些老奶奶,亲吻她们被斑驳岁月挤皱的脸。她们羞涩喜悦,笑起来像

新出杯的茶汤,明亮清香。

登高村的出现像轩轩的出现,自然在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我们相识,拾花爱茶,相知。酥油灯里,饮茶,寻觅一片树叶的轮回。那段茶香充盈的时光,隐在某个时段唤醒美好。也是登高村出现的真实。

连绵瓦檐起落,有着清风明月的马头墙和时光悠远的斑驳墙体,在晨光初醒的山岭微微垂仰,戏台精美祠堂缄默,赤色夯土墙静立芭蕉屋檐……任岁月静止。我好像倒流在河岸,似有一根古琴弦在仙华山深处拨动。今日何日兮,音在弦外。

从芭蕉树旁边的巷口,出来一位戴斗笠蓝衣老者,锄头在肩,走过砖墙坍塌红土内衬的地方,与轩轩擦身过,竟然是时光错落的低语。若不环顾打量,眼里都是好的。那排写登高村和黑底白字隶书“皇家后裔居住地 神笔马良发源地”的竹篾是印象的抽离,有物之形而无物之象。一位村民站竹篾旁,是现实的打扮,江山与人都是今天,想要怀古也是不能。在书里读过,不可着相。

走进蓝衣老者的巷子,走过门庭相接的阊巷,但见楼宇房梁气势恢弘,屋檐窗格雕花精致华丽,人物花鸟栩栩自如。若不是马头墙隔出门与门、户与户,仅从青石台阶和门廊起落,只有门第徐徐推进,溢出气象深广的高邃庄严。悬挂“树滋堂”牌匾的大堂里,八仙桌摆放着。“永昌乐

地”泛出历经岁月濡染的古色。“树滋堂”内庭又转道外出,随眼又是“又新堂”,顶上一横脱离下面的“义”,其决绝之气有崖山之战的壮丽,八百年滚滚浪涛不息。又新堂右上角题大明宣德三年,左题赵氏合族立。每一进堂屋均是这样的气度,人烟不见,但有家燕绕梁,白腹黑脊燕尾,声声燕叫。

轩窗轻闭,荷叶垂垂。村上上方有开阔平台,依次而下三眼井,井沿与地平,下眼阔大,池水弱地面一掌,有妇人蹲塘边石条上洗涤衣物,衣物中淌出白沫染塘水,塘水石青色,深不见底。第二眼梯形,只有下眼一个边角大小,高出一线,妇人讲洗菜淘米用,上眼簸箕大,直径约一米,内有红、黄、黑杂小锦鲤数十条。立有白牌一面,上书“古自来水”。随井眼而上,水泥三合土上的堰渠一路上行。不知这渠中之水泡茶如何。

转道石巷上平台,可观仙华山,屋宇气象缓缓而行,说那仙华山是马良的笔架,那也是大气象。万年上山文化,浦江书画自成,物无不亲,物无不敬。村里处处挂了灯笼,亦有民宿和工作室。在村民家煮了两碗面条,线条清晰,酸菜煎蛋打底,味道酸柔,面条硬朗。

离去有不舍,却也不是千年行来的弥合,唐朝宰相牛僧儒讲且斗尊前见在身。我的现在身在想在登高村住些日子,听语燕呢喃,享山风明月。

看花

(外二首)

■ 谢红萍

我们去看看吧
你说

其实你是想让花看看你
看看我们老去的模样以及
那些最终没能绽放的时光
你的泪水渐渐盛开
像那些花儿
你的沉默里充满静悄悄的欢喜与悲凉

怀着那些说不出的愿望
我来到你面前
我用沉默乞求你的怜悯与宽恕
一遍又一遍

鱼

80%,70%,60%,0%,
这是水在人体的比重变化
从出生到死亡
意味着我们从一个个澎湃的海洋
慢慢变成一堆堆干涸的土灰

亲爱的,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些鱼儿最后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身体里的

雨

一滴,两滴,三滴,
像酒 不饮自醉
像泪 见到你的人都不由得沉默
像谁轻轻的叹惋
落在窗下
落在梦里
落在赶路人的脚背或脚跟
一颗又 一颗